兵 词（散文诗）

■堆 雪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用气血和精神去破译钢铁，不免弄出金属的声响。对于战争与和平，无论哪个年代的军人，都应该有能让眼睛出血的认识。

八一

这是1927年的八月一日，一个起义的日子。

这，也是1927年之后任何一年的八月一日，因为怀念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日子，就像一把旧时手枪的扳机。那根食指，与它永远保持着一个字间距的分寸，准备着，随时扣动。

弹夹始终是饱和的，子弹一直在膛上。像一名士兵在时刻等待着，即使于和平年代，也有随时爆发的勇武。

现在，这两个加起来笔画也仅有三画的中国汉字，变得愈发厚重。

那个“八”字，就像一个两手叉腰的士兵，站在那里。而那个“一”字，就像是士兵眼前一望无际的操场。

那个“八”字，也像是巍巍昆仑，头顶积雪，孤高而不可撼动。一撇一捺，既像一个人的两根肋骨，又像是两支枪靠在一起。

而在“八”字面前陡然降低了海拔的“一”，多像是这座雄性的峰峦，日夜守望的和平。

是的，和平就是一马平川的“一”，用不着任何词形容和修饰。

八一，两个极其简单的汉字，已经成为一面旗帜上最核心的注释。

让我想起：平常的日子，鲜红的绸布层层包裹的金子，多么珍贵！

装甲

作为防护的一部分，它的厚度和强度让我压抑。

在坦克、装甲车或者自行火炮上，突然变厚的装甲就是一面难以穿越的墙。

它挡在战争中最有可能被击中的部位，以它的光滑或坚韧等待呼啸而来的冲刺。

那渐渐逼近的飞弹，或者被它的反应式装置引爆，或者被它的复合性能碎瓷般化解（当然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）。

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毋容置疑的弹头穿透它，破碎的弹片和喷薄的火焰在一米见方的斗室里舔舐、扩散。

作为战士，你其时就在那面薄如蝉翼的装甲后面。它的薄厚，就是丈量你生死的尺寸。

在瞬间，在几厘米厚度的钢铁裹挟中，生死与胜负，即见分晓。

我看见过想象或复原的历史中冷兵器时代的将士，当他们身披铠甲、手执盾牌走向沙场，命运，已经向刀剑的锋芒敞开了它的血肉之躯。

有时候，我也会一遍遍地擦拭那些沉重的钢铁，也会抚摸它们出厂前浇铸、焊接和打磨的复杂工艺。

那时候我会想：无论是多厚多硬的装甲，在战争的巨型沙盘中，它都是经不起推演的兵棋。

钢铁，归根到底是受人支配的。你顽强，它就坚固；你胆怯，它就脆弱不堪。

界碑

战争冷却下来的半截界碑，孤零零露出地面。

风是第一个访问者，还有比鹰和山峦更低的云朵。天空，因为自身的高大而显得一视同仁。

它更接近于一个牌位，没有香火，却供奉着一个伟大的国度。

它矗立在边界线上，像一个垂手而立的人，一面在拒绝来客，一面在渴望拥抱。

这就是界碑，一块完全摆脱了奴役的石头。站在自己的边界，见证着心胸无限的孤独和辽阔。

羡慕那些自由自在、浪迹天涯的人。但来到这里的人会告诉你：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涯与海角。

如果你不是一朵云或者一只鸟，过了界碑，寸步难行。

武装越野

枪在身上，这是体能储备的一部分。

就像，鹅黄是初春的一部分，迷彩是盛夏的一部分，血红是深秋的一部分，洁白是隆冬的一部分。

负重奔跑是基本的姿势，弯曲向前的身体，持久而有耐力。

枪就在肩上，弹带就在胸前。

挎包右肩左斜，不停晃荡，它的里面是雨衣、碗筷，还有针线盒和急救包。

水壶左肩右斜，不时敲打胯骨。跑出很长一段距离，你才可以拿起来喝上一口，以补充渐渐失散的水分。

时间，就是规则和裁判，就像一组冰冷的数据。你尽可不问前程，不顾左右，跑出自己。

但集体行动，得有团队精神。即便你一骑绝尘，独领风骚，那最后一个步履维艰的兄弟，却是你的最终成绩。

于是就有了相互扶持、砥砺前行的励志场面。你扛起他的枪，他挽起你的手，甚至还用上了背包带，拉纤一样拉着一个被动奔跑的集体。

喘息，汗水，咬牙切齿。脚步沉重而凌乱，心跳狂热而急促。

那是肺活量的一次大检验和大爆发。

当最后一名士兵通过终点，看到他身上只剩下被汗水湿透的迷彩服。

站在终点线掐表的参谋，他用力向下摁表的动作，就像是在给这支部队下达最后的命令。

哨声

它用最刺耳的声音召唤我。让我第一时间感到：

每一个人，每一道指令，每一次行动，都力拔千钧，且不可怠慢。

起床，出操，开会，操课，集会，吃饭，战斗，甚至睡觉……

回应它的第一个动作，只有敏捷，迅疾，不容置疑！

无论你是在现实，还是在梦里。

你必须在第一时间，作出最直接的反应，并且进入临战状态。

你必须在第一时间起身、下床、穿戴整齐、扎上腰带，第一时间列队。

你必须放下手中的饭碗、书籍，放下正在进行的活计，放下脑海里虚构的电影。

放下憧憬和幻想，放下迟疑和思考。放下当前，拿起未知。

你必须收起笑容、聚拢力量，把身体瞬间站立成一把随时出击的枪，一个工事或掩体。

一个人，一个班，一个排，一个连，一个营……

一次，哪怕是没有时间准备的集合。

急促的哨声，总能划破空气，让我果断脱离自己，站在一个只有集体的阵地。

多少年，哨声一直萦绕耳畔。让我时常想起那个，站在连队门口吹哨子的人……

当我和一把枪从黎明一同醒来，头顶的星群，和我一起等那一声紧促的哨声。

拉歌

拉死一匹马，拉断一条河。拉平一座山，拉高一方天。

这就是拉歌——两军对垒，声势压迫声势。用我震耳欲聋的歌声，换来他鸦雀无声的臣服。

旌旗，锣鼓，心跳和掌声。在整齐划一的歌声里，恰到好处的破坏、起哄，就像一方施加于另一方的火力压制或电磁干扰。

此时，最好是谁都神闲气定，处变不惊。

让对方心烦，意乱。让对方变频，跑调。让对方乱了阵脚，才会穷追猛打，摧枯拉朽。

势均力敌的比拼中，哪一方都不会善罢甘休、俯首称臣。哪一方都不肯弃城而逃、缴械投降。

于是，对攻战变成了消耗战，遭遇战变成了拉锯战。

正面强攻，实则穿插。侧方佯动，暗地迂回。僵持无果，便改为突袭。率部突围，却落入陷阱。

战术手段用遍，最后发现，还是身处四面楚歌、风声鹤唳中……

这和平年代歌声的阵地争夺战，丝毫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。形式上，歌声嘹亮；心底里，血肉横飞。

拉歌，拉出耐力，拉出智慧。拉歌，拉出士气，拉出血性！

拉出的千军万马，都是胜利。拉出的千山万水，都是和平。

挎包

最普通的，军用挎包。每个人都能，随时背上它行军。

以最小容量、最大限度地装满我们的生活。

不重，却像石头或铁一样，让人踏实。普通得，不怕丢失。

里面有绿色管状的针线盒，内装绿色的线团和银针。纽扣掉了，衣服被铁丝网划出口子，就可以用它来缝。针线盒是塑料的，很轻，不占地方，平时不用它时，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

碗筷也在挎包里，用塑料袋包着。不锈钢双层单兵军用碗，普通的木质或竹质的筷子。碗筷在包里，可以随手拿来，在行军途中休息时，盛饭菜吃盛汤喝，有时候还会用它舀一碗清凉或浑浊的泉水。冬天时，还可以把它架在火上，化雪为水。

挎包里还有笔记本和中性笔，可以随时在它上面写下潦草的文字，记下行军的概略过程。绘个草图，标注行程中的关节点。有时候，我还会在纸上写诗，灵感突发式的句子，让我在中途偶尔走神，想起故乡和亲人。

挎包里还装着压缩饼干或方便面、火腿肠之类的食物，也允许有用来提神的清凉油和口香糖。如果还没到统一的开饭时间你已饥肠辘辘，就从挎包里摸出一根火腿肠充饥。行军的后程，当你走着走着感觉都会睡着的时候，就把清凉油涂上眼圈。

挎包里还有急救包，部队统一下发的那种。四方形，半个巴掌大，有两厘米厚。说是在行军、演习或打仗时，受伤了用来紧急包扎的。急救包很像一块压缩饼干，很有分量。想必设计时考虑到了战场的各种复杂情况，因此，里面的纱布和胶布是压缩了的。当一个人失血过多，也基本够用。

每次看到急救包，我的眼前就浮现出战争的某个画面。就有一块雪白的纱布，轻轻敷在一片殷红上。

挎包不重，贴身随行。无论是行军或战斗中，它都是士兵身体的一部分。

感 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重走挑粮小道

■李根萍

“纷纷红紫已成尘，布谷声中夏令新。”初夏时节，草木蓊郁，绿透井冈山。

沿着崎岖的山路，我来到黄洋界山脚下的五里排，准备从这里上山。井冈山处处是历史，每块石头上都镌刻了红军将士奋勇杀敌、催人泪下的故事，每一棵草木都见证共产党人当年艰苦卓绝的烽火岁月。五里排，就是见证历史的地方——当年红军从宁冈挑粮，就是从这里上黄洋界的，从这里上山的弯曲陡峭的小路，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挑粮小道。时隔两年，我又一次走在这条不平常的小道。

万木葱茏，满眼滴翠。映入我眼帘的这条小道，全由石块铺成。岁月留痕，剥蚀风化，小道很多地方已经脱坡，许多石块也已破损斑驳。小道似一位老人天天守候在这里，向路过的游客，讲述曾经辉煌的战斗故事。

伫立小道上，眺望山顶巍峨耸立的黄洋界，仿佛看到90年前的烽火岁月。1928年秋冬时节，因国民党严密封锁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食盐、棉花、布匹、药材以及粮食奇缺，红军一日三餐大多吃糙米饭、南瓜汤，有时还吃野菜。严冬已到，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行军打仗。

这时，畏难与动摇的情绪开始在红军队伍里滋生蔓延。尤其是井冈山会师后，根据地由原先1000多名红军增至上万名。虽然壮大了革命力量，但由于井冈山产谷不满万担，粮食等供给成了大问题。“红米饭，南瓜汤，秋茄子，味好香，餐餐吃得精打光。干稻草，软又黄，金丝被，盖身上，暖暖和和入梦乡。”红军战士乐呵呵地唱着歌，然而革命乐观精神的背后是物资缺乏的无奈与辛酸。有人说，“靠红米南瓜，打不出天下”；有的人则提出了“红旗到底能打多久”的疑问；还有的人开小差离开部队，甚至叛变投敌。

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，军民同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使大部分佃农成为土地的主人；开办红色圩场，赤白贸易线，活跃根据地的经济输出与紧缺物资的输入；设立公卖处，用打土豪筹得的部分款子开办公营商店，直接为群众服务；成立竹木委员会，有计划地组织人力，向白区输出根据地盛产的竹、木、油、茶等，活跃根据地经济；开展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，将老房子的墙根挖出来，用水浸泡，再用泡过的水来熬硝盐，缓解用盐压力；自造“工”字银洋，发行根据地货币……

当时山下根据地收集的土地税粮，按片集中在茅坪谢冠南家、大陇尹家大店和柏路长富桥杨家祠。红军“一天一小仗，三天一大仗”，粮食存放在山下不安全，更不宜久留，需全部运上山贮存。那时上山没有公路，全需肩挑人扛，红四军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。

当时挑粮路线有三条：柏路线、茅坪线和大陇线。这三条路爬上黄洋界都有20多公里，从五里排至小井，路程为12里，至茨坪与大井相差不多，都在18里左右，运一粒粮食上山都是不容易的。

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挑粮运动中，朱德身先士卒。当时朱德已经42岁，年纪偏大，又是军长，大家都劝他不要参加挑粮。但朱德不愿搞特殊，坚持要下山挑粮，还让军需处长范树德给他做了条扁担。战士们着急了，便叫通信员朱俊才晚上偷偷地将朱德的扁担，藏在邻居毛四明家。

早饭后，朱德下山前找不到扁担，着急地见人就问，最后有些发火了，朱俊才这才把扁担拿出来。朱德不放心，特意在扁担上写了“朱德扁担，不准乱拿”几个毛笔字。战士们看到朱军长都参加挑粮，备受鼓舞，挑粮的劲头更足了。

前委书记毛泽东也出现在挑粮队伍中，不过他是背粮，用贺子珍缝制的一条粗布口袋，装上四五十斤谷子。他笑着对别人说：“肩搭背扛，我还省着一条扁担呢！”茅坪的群众在路上遇到他，惊奇地问：“毛委员，怎么还累着你挑粮？”毛泽东含笑道：“号令一声三军动，我怎能不去呀？”

一路洒下汗珠，满山笑声不断；四处红星闪耀，上坳爬坡如平地。红军每天都在这陡峭的羊肠小道上穿梭，往返100余里，靠着肩挑背驮，很快就把30多万斤粮食运上了井冈山，解决了根据地的给养问题，支撑了割据井冈山工农武装的革命斗争。

迎着暖阳，我沿着五里排的小道向黄洋界山顶攀登。狭窄、陡峭的小道隐藏在浓荫遮日的树林中，盛显清凉寂静。不一会儿，一同采风的几个朋友都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叫苦不迭。当年的红军穿着草鞋，喝着南瓜汤，行走在这段3.1公里长的陡峭山道，四处布满荆棘，肩上还挑着100多斤的谷子，可想而知，他们流了多少汗、吃了多少苦。

向上攀爬一会儿，我也选了棵高大挺拔的槲树，靠着树干小憩。风吹叶动，树影摇曳，仿佛这小道上有一队队挑粮的红军，脚穿草鞋，挑着粮食，迅疾地往山顶攀登，树下总有扁担放在地上的声音……小道虽然狭窄、弯曲，但却昭示了一种精神，凝固于郁郁葱葱之中。

这时，我的耳边仿佛响起90年前的歌谣：朱德挑粮上坳，粮食绝对可靠；军民齐心协力，粉碎敌人围剿；一根扁担两头弯，毛委员用它把米担；来回走了百多里，从宁冈挑上井冈山……

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”这条平凡陡峭的小道，早已镌刻上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。朱德当年用过的扁担被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，其故事编入了小学课本。今天，这条小道也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后人洗涤心灵、重温革命精神的圣地。

重潜（中国画） 王利军作

流 水

■彭学明

流水像一个亦歌亦舞的诗人，以青山为题，以音乐为伴，写一首一泻千里的长诗。

两岸的山谷危崖峭壁，崖壁的树木郁郁葱葱，清新的绿色云诡雾谲，灿烂的花朵儿孙满堂。披红戴绿的流水，犹如一支出嫁的唢呐，踩着宫商角徵羽，一段一段地道白，一程一程地数板，把两岸景物唱得斑斓绚丽，一派温情。花鼓戏的韵律、黄梅戏的节奏、河南梆子的念词，都如飞流直泻的秦腔秦调，在黄土地上高高低低，深深浅浅，信天漫游。这些水底跑动的音乐，常在寂静的山谷“哗哗”呼啸，清澈的嗓子和音符，成群结队地爬上石壁、挂在树梢。

莺飞草长的时候，一河一河的新绿，既似一锅划不开的米粥，又似一匹扯不断的丝绸，典雅素丽，流淌着胭脂的芬芳。这水太嫩太绿了，随便什么一碰，都会碰破一层皮儿，丝丝有声；这绿太韧太粘了，随便什么搅动，都无法让绿失去本真、四散逃亡。相反，那绿光会因我们长久的凝视而闪闪四射成一圈圈的绿晕，碧波荡漾。整个世界都在绿水里掠过似的，绿淋淋的。顺着流水的源头，我们看到流水插满了桃花和柳条，打马过庄。碰到有炊烟的地方，流水打一个结才走；碰到有果实的地方，流水打一个结才走。流水，似一个多愁善感的旅人。它恋山，山是它坚强厚实的胸膛；它恋树，树是它灵巧修长的手指；它恋草，草是它飘逸秀美的长发，当然，它也恋村，村是它安居乐业的家园。那些村子与花朵往往就在流水最美的地方绽放着，饭香与落花，漂泊在河床。

剥开一座又一座青山，流水的肩头不仅落满了四季景色，也落满了风雨雪霜。雨，让一春的雷声满河打滚。桃花汛，龙船水，还有其它的一场场大水，都受命于雷雨，一夜长大。长成一条小溪，小溪笑个不停。长成一条大河，大河唱个不停。长成一片海洋，海洋吼个不停。水井、湖泊、瀑布、深潭，亦是流水的家族与子孙，隔山而居，相肩而行。五音不全的歌手们（比如青蛙、蟋蟀什么的）在流水的唇边游动着，歌声打动观众的心。鱼是流水最负盛名的舞蹈演员，飞翔的舞蹈，带动水乡民情。成群结队的鱼群，自由多变的舞型，像一梭子扫来扫去的子弹，击倒我们。蓄谋已久的鱼竿，就在这里纷纷下饵，长一根短一根，诱惑单纯的演员们。跳舞的鱼们被勾引上钩，满街的鱼香，在空中独行。那些船，是一只只远行的鞋子，在流水上面来来回回地跑了多年龙套，此刻歇息了，伴随鱼鹰修身养性；而桨，依然是一支推窗作画的笔，在水中入墨，水中切题，把一河水乡描得温情丛生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流水上面就睡满了月光和渔火，睡满了涛声与船影。太静太美了！流水与夜空的窃窃私语点燃一盏盏明星。写诗的李白，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仰望苍穹产生诗情的，举起一杯乡愁，痛饮生命爱情。在风花雪月中散步的爱侣们，正坐在水的边缘，触摸真实的河床，感受真实的人生。流水拍岸，鼓掌爱情的缘分。

顺着流水，一个楚国的三闾大夫涉水而来，高高的个，飘飞的须，一袭长衫，满目苦泪。求索，碰壁，再求索，再碰壁，金质的思想与水质的灵魂，使得他与彼时的社会格格不入。他只能选择雷电风雨的时候，把清白的良心投入清白的流水，以死作一次不朽的抗争。从此，一尾伤痕累累的鱼，总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游过来，让我们想起《楚辞》，想起《离骚》，想起端午龙船和那颗倔强沉浮、永不屈服的心。所有酷似汨罗的流水，就从《离骚》《楚辞》里流来，百年千年的端午龙舟，在《离骚》《楚辞》里竞渡。方块的汉字，竹制的书简，都密密麻麻地坐在船上，划着桨，擂着鼓，把一页页历史搅得天翻地覆、欢声雷动。屈原的诗与辞，繁茂地包围着我们，环佩叮当，衣裙窸窣，涤荡我们的灵魂。

流水是水；流水是书；流水是岁月；流水是粮食。现在，这粒粮食正身披藤萝，脚蹬水草，从某一个早晨或黄昏开始，爬上一架架筒车，越过一道道田埂，去喂养一丘丘稻田和一口口池塘，喂养稻田里的谷物、池塘里的蛙声；然后，它得穿过一排排机器的轰鸣，在一个小管里匍匐着，去洗涤城市的街道、门楼，擦净城市人的心灵和身体。

流水本身就是一条条月光映照下的谚语及真理。“水涨船高”“水滴石穿”“水到渠成”“日月如水”“流水不腐”等箴言的骨髓都横卧在水面上，从古代流到近代，从近代流到现代，从现代流到将来，智慧的光芒，照耀一代又一代人。流水是一名不知疲倦的劳动者，千年万年，吐故纳新。

无论涉水而过，还是隔水而居，我们都割不开流水的莫逆亲情。让我们热爱流水，珍惜流水，让流水的光华，世世代代，与人相伴。听！流水的歌声，正从我们面前奔跑而过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 第4284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2时52分 印完3时52分